

“皇后，去争霸”

蓝艾草 著
 Lan Ai Cao Work

朕的皇后朕说了算，皇后曰：臣妾不干！

ㄏㄣ 纨绔少年，强抢竹马，没王法？
 亡国孤女，欺压帝王，真可恶！

铁血无情帝王
 扛上
 霸气侧漏皇后

皇家宫闱秘事，切记非礼勿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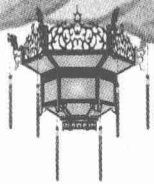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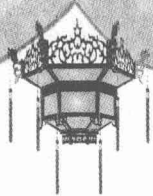
打骂不得，万般无奈一敢不侍寝，砍了！
 逃躲不开，溜须拍马一罪臣无状，来了！

Q_Q 一陛下，等等，您还没表白哪！

欲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 PUBLISHING HOUSE



“皇后去争霸”

蓝艾草 著
Lan Ai Cao Work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皇后, 去争霸/蓝艾草著. --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2.9

ISBN 978-7-5399-5538-4

I. ①皇… II. ①蓝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11857号

-
- | | |
|---------|---|
| 书 名 | 皇后, 去争霸 |
| 作 者 | 蓝艾草 |
| 出版 统 筹 | 黄小初 邹立勋 |
| 选题 策 划 | 花火工作室(北京) |
| 责 任 编 辑 | 胡小河 |
| 文 字 编 辑 | 廖小霞 |
| 责 任 监 制 | 刘 巍 江伟明 |
| 出 版 发 行 |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 |
| 集 团 地 址 |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 |
| 集 团 网 址 | http://www.ppm.cn |
| 出版社地址 |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 |
| 出版社网址 | http://www.jswenyi.com |
| 经 销 |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|
| 印 刷 |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|
| 开 本 | 710×1000毫米 1/16 |
| 字 数 | 267千字 |
| 印 张 | 18 |
| 版 次 | 2012年9月第1版,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|
| 标 准 书 号 | ISBN 978-7-5399-5538-4 |
| 定 价 | 21.80元 |
-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- 001 **第一章 他乡遇故知，故知是仇敌**
我如今身无分文，孑然一身，既无爱亦无恨，连牵挂也无，再不怕他谋算什么。
- 025 **第二章 睡在龙榻上的待斩囚犯**
我以为，风朝闻就是我命里的障，跨不过逃不掉，打不败惹不起，连躬身相就也不一定能讨他欢心。
- 047 **第三章 一生安逸的期许**
大概喜欢上一个人，总忍不住要做尘埃里的那朵花，哪怕他瞧不见，或者，随他随意地抬脚践踏，可是想要绽放给他瞧的心，却怎么也无法改变。
- 071 **第四章 这是一出美男计**
年少的时候，我其实最想做的不是我自己，而是我的情敌秦玉箏，说出去都令人难以置信。
- 095 **第五章 浑水摸鱼的保命之法**
那时候我忘记了从前，看不到以后，能够紧紧抓住的，只有眼前快乐的时光，以及眼前这个人，还有睡梦中背后那个温暖到令我想悄悄落泪的胸膛。

- 123 第六章 染尽江山胭脂色
风朝闻，就当，我从来不知道你的好。
- 145 第七章 哭一个给朕瞧瞧
我想，我始终不能原谅的不是晏平，而是我自己。
- 167 第八章 信任问题
安逸，安小郎，这世上，你可不可以再多信任一个人？
- 193 第九章 你是我的
如果自己的人生了外心，那就是别人的，攥手心里也没用了，赶快弃了再捉个人回来牢牢抓在手心就好了。
- 223 第十章 幸福的传奇
我们住在彼此心里。
在这洪荒世界，我们就是彼此的倚仗。

252 小黄番外：梦里不知身是客，一晌贪欢

不知道在哪个岔路，他不小心走失。

幸好，他回来了。

而她，还在原地，还愿意伸出她的手，给他温暖。

257 晏平番外（上）

我既盼着她忘却前尘，又怕她真的将我完全忘记……

262 晏平番外（下）

我眼睁睁地看着深爱的女子，穿着后服，被皇帝陛下牵着手一步步跨上九十九阶高台，祭天祭祖，一步步离我而去。

而我，将一生匍匐在她脚下，仰望她的风采……

266 安小白眼狼养熟记（上）

可是花了时间、心力养着白眼狼的那个人，养着养着，总是会不知不觉投入许多感情……许许多多……多到，连他自己都无法估量的地步……

270 安小白眼狼养熟记（下）

原来，有些时候，不止养着的人会渐渐投入感情，被养着的也会在不知不觉间，将依赖当成习惯……

274 轻君殿下生活录（无责任恶搞）



第一章

他乡遇故知，故知是仇敌





1

事情的起因其实是这样的，我家的小黄偷了别人家一只鸡腿，结果连累我跟他一起下了大狱。

呃……当然，中间的过程还是颇有几分曲折的。

鸡腿的主人一依不饶，要我家小黄赔他一条自己的腿。

顺便说明，我家的小黄不是小黄狗，是人。

鸡腿和人腿，怎可相提并论？

鸡腿的主人这不是占我大便宜吗？他也太黑了一点！

但显然鸡腿的主人认识不到这一点。他正当中年发福，肚大如箩，瞧着足有七八个月，一副快生的模样。他掂着山羊须，摇头晃脑：“穷山恶水出刁民，还是交到县大老爷那里去审审的好。”

我朝天翻了个白眼，以示不屑。要搁三年以前，老子非上前踹他个肠穿肚烂不可。虽然这厮极力地装斯文，但谁都知道他不过是个地痞，送了亲妹子与县大老爷做妾，这才有了今日的威势。

归根结底，老子可是正宗的京城人氏，他才是这穷山恶水里长大的刁民！他全家都是穷山恶水里的刁民！

可惜小黄不争气，县大老爷的便宜大舅子驱使了一帮如狼似虎的家丁扑过来，他就抱着头，一副认命挨打的模样，口里还咬着鸡腿不放，呜呜一阵乱叫，听在我耳中，分明是：“小逸……救命！”

我心中顿时生出一阵与此情此景极为不相衬的心酸来。我本应该破口大骂，顺便再上去把小黄偷鸡腿的那只手给剁了，然后再将他狠狠几脚踹翻，打成个猪头，让他连亲娘老子是谁都记不得。

假如三年前，对着大陈皇宫一百零八道御膳，还要挑三拣四，挑剔得不肯下筷子的小黄，能够预知今日的落魄，不知会不会珍惜那些过去的好日子？

所以，小黄其实是小皇，姓秦。

他是和史上那位说出“百姓无粟米充饥，何不食肉糜”的晋惠帝一样神奇

的存在。

我一边心里愤愤不平地诅咒：叫你眼皮子浅嘴馋，叫你偷东西，叫你嫌我做的饭不好吃……报应啊报应！你要早知道现在会沦落到这种日子，当年宫女太监何必磨破了嘴皮子来劝食？一边上前去，一脚一个，将那几个家丁踹翻。

县太爷这便宜大舅子的娘今日过五十大寿，这大舅子虽带着妻儿进城好些年，但他老娘却一直怀揣叶落归根这一淳朴念头，不曾挪窝。

大概是县太爷甚宠他那位小妾，这才出资在这乡间替老太太盖了一幢青砖白瓦的宅子，正好离我与小黄栖身的土坯房有个十米之遥。

今日风和日丽，我才将一盘子炒糊了的青菜端上桌，我们那四壁漏风的房子里便刮进来一股又一股肉味，小黄于是循着肉味离家出走了……

等我赌气扒了几口半生不熟的米饭再追出去时，小黄已经得手。

县大老爷的大舅子近两年在县城颇有几分头脸，大约是不曾受过这等闲气，见我利落无比地踹翻了七八个家丁，一张圆胖的脸顿时气成了猪肝色，瞧着极为喜庆，只是说出口的话却不太友善。

“去将宅子里所有人都叫出来，今日我不将这两个外乡人给抓进县牢，我就将何字倒着写！”

这便宜大舅子姓何。

我一边思索着他何字倒过来写会是个什么字，一边与扑上来的十几个提棍拿刀的家丁赤手相搏。其实这也没什么，想当年我在战场之上面对的可不是这么几个散兵游勇之徒，还不是一把长枪……咳，好汉不提当年勇，扯远了。

其实也怪我，今日出门没看皇历——穷得连吃饭钱都没有，哪里有钱买皇历——正在我打得兴起之时，耳边传来咻的一声，我下意识躲开。循着箭来之声瞧过去，我一时神魂俱失，傻在了当场。

第二支箭紧随而至，我只感觉头上一股冲力，发带便掉了下来，乱发披散。只听得小黄凄厉地叫了一声：“小逸——”下一刻热血泼面，顺便糊住了我这双正恨不得瞎了的狗眼。

朝我射了一箭的那个人，此刻正大步而来。一如多年前曾让我心动的模样，卓然如玉，翩然而行。

我呆呆立在原地，下意识地摸摸自己这张老皮老脸，经过三年田间地头的洗礼，不出我所料地老了许多。

故人相见，果然平添许多尴尬。

爹爹自小将我女扮男装，他说是为了我好，避免在乱世之中成为政治联姻





的牺牲品，却非想将个女儿养成粗汉。可是国破家亡，改朝换代后颠沛流离，我如今出乎他意料地成了个落魄潦倒的粗汉，真是对不住他老人家了！

我身后那十几个家丁趁此良机，一顿乱棍将我打倒在地。我摇晃了两下，跌在尘埃里，半边脸挨着冰凉的泥地，模样想来十分狼狈。视线里，一双制作极为精细的鹿皮靴子正在缓缓靠近。

从前我脚上也穿着这样一双做工精良的靴子，不过如今我脚上穿着的只是一双草鞋，踢起人来也实在不给力。难怪我会落败。

那人到得我跟前，弯下身来，只瞧他眸中波澜暗涌，神色瞬间变了几变，却又直起身来，语气漫不经心：“武县令，此人乃上面缉拿的重要钦犯，押回大牢好生看管，别让他死了。”

他身后紧跟着头发花白，肚子比何大舅还大了一倍有余的武县令，恭恭敬敬地上前，谄媚道：“是，大人。下官这就命人将他押下去。”

听说现如今大齐国海晏河清，吏治昌明。他这样老胖蠢，居然也能当官？我以为，那一位手下应该不会有这种蠢材的。

可见世事难料！

我被两名差役一边挟了一只胳膊，毫不客气地拎了起来，踉踉跄跄走了两步。小黄将手里一根啃得极干净的鸡骨头舔了又舔才恋恋不舍地扔掉，张着两只油腻腻的手飞扑而来，紧揪着我的衣襟，大声吼道：“不许将小逸带走！把他带走了，谁给我弄饭吃？”

我非常后悔当初在离开大陈宫的时候，拼死拼活将他给带了出来。

我在这边为了一只鸡腿跟人打架，这小子却啃着鸡腿观战，连助战的念头都不曾生出来。

那人将小黄细细打量几眼，终于恍然大悟，轻笑出声：“原来是陛下啊，臣等以为您已经葬身于陈皇宫那场大火了。”

他笑起来的时候，那双温润的眸子甚是好看，表情就跟瞧着自己嫡亲的弟弟一般慈爱。

其实也不怪他眼拙。他向来有过目不忘的本领，主要是我这饲养的人不太称职，把好好一个白胖少年养得面黄肌瘦，闻到肉就双眼发绿。再加上衣衫褴褛，怎么也难以想象这是曾经高坐在大陈皇宫龙椅之上的少年天子。

小黄听闻此言，才细细将他打量一番，半晌，惊喜出声：“是丞相家的哥哥！是丞相家的晏平哥哥！”

我越发羞愧欲死！

他怎么能露出一副他乡遇故知，且这故知必将救他于水火的蠢样呢？
最终的结果就是我跟小黄都下了大狱。

小小县城，我们俩隔壁的牢房人满为患，独我们两个住着单间，面对面可以看得对方，虽然牢房是一样的臭，但显然这已经算是牢里贵宾级别的待遇了。

小黄从前对衣食住行分外挑剔，如今被我强力改造，已经养成了随遇而安的美德。他啃了鸡腿，现在大概是不太饿，倒头躺在牢里那堆干草之上，不多时就呼噜打得山响，连牢里寻夜食的耗子都被他这呼噜声吓得绕道而行。

可怜我腹中空空，饿得睡不着，流血的脑袋虽被兵卒粗粗包扎，但身下的干草有一股说不出的怪味儿，令我辗转不已。我捏着鼻子悲怆回顾，爹爹从前对我的期盼乃是上得了朝堂，搞得了政党。不料如今我倒变成上得了厅堂，下得了牢房。

我正在苦苦回想三年前家中饭桌上的菜色，远处一阵脚步声，顺着牢内的青石板道而来。

那人行得近了，我喜出望外，连连大喊：“晏将军晏将军，饿死了，快弄些吃的来，饿死了我你可就不好交差了。”

他正在行走的脚步一滞，显然不能理解我这卑微的愿望，更不能理解我这汹涌澎湃的热情从何而来。他只拿一双幽深的眸子定定望了我半晌，大概觉得我实在无药可救了，便冷着脸呵斥：“安逸，你就不能长长脑子？”也许冷脸只是习惯性，他从没给过我好脸。

我茫然地望过去：“吃都没得吃，快要饿死了，要脑子何用？”

他面上显出的鄙视神情，分明像我瞧着小黄那二傻子一样的眼神。但因为小黄其实不太懂这眼神，以往我这样瞧着他的时候，他必然欢天喜地地扑上来，将口水涂我一脸，不顾我的气急败坏，极真诚、极友善、极傻气地表达着喜悦之情：“小逸，我就知道你最好了！”

我嫌弃地擦擦脸上的口水：“我哪里好了？”

明知道他其实一直言语笨拙，根本说不出什么，却还是恼火无意之中被他占了便宜。

他双目放光，掰着手指头一条条数：“若没有小逸，太傅布置的课业我就无法完成；若没有小逸，这殿里空荡荡的，我晚上睡觉都会害怕；最重要的是，小逸香香软软的，抱着睡觉可舒服了。”

我恼羞成怒，在皇帝陛下的龙头之上狠狠敲了一记，怒冲冲地吼道：“陛下，臣非断袖！”





他眨巴着一双黑白分明天真无邪的大眼睛，不耻下问：“小逸，断袖是什么？”

2

其实很多年以前，晏平涨红着一张俊秀的小脸，也曾一脸悲愤，试图替自己辩白：“安逸，我不是断袖！”

那时候，我全然不顾他的意愿，胖胖的爪子牢牢攥着他细如麻秆的手腕，使尽了全身力气，要将这小子拉到我身边来，死也不肯松手。

彼时大陈先帝还活在世上，大陈宫在这烽烟四起、诸侯林立的世界之中还是个美好的所在。

前朝大梁皇帝很是荒淫无道，将祖先传下来的江山败得一千二净，十八路反王，六十四路烟尘，小黄的爷爷就是一路。大陈开国不足百年，小黄的爷爷打下了江山，传到小黄爹爹这一辈，还是没有改变诸侯烽烟割据的现状。

先皇还是太子之时，与我的爹爹、晏平的爹爹乃沙场上并肩而战的好兄弟。

我爹本来天生胆小，力气却出奇的大，立誓做个读书人，凭一张锦心绣口言官义德横扫天下，解救苍生。后来在乱世之中四处碰壁差点丧命，便转行做了屠夫。猪杀得久了，后来上了战场做起了杀人的勾当，投的正是小黄爹爹的军。

那时候娘已经过世，先皇也已经登基，手下肱骨两大臣，一个是晏平爹爹晏毓，一个是我的爹爹。

所以我极小的时候，其实同晏平还是有过一段愉快的童年回忆的。

只是我自小顽劣，又作男儿教养，力气比同龄的孩子大了许多。每次皇宫赴宴的时候，晏伯伯带着晏平，我见到这眉目如画的小孩，总是心怀喜悦，每每强扯了他的手去玩。

他的力气很小，被我胖胖的手紧抓着细细的手腕，涨红了脸，欣喜得快要哭出来，颇为羞涩地拒绝道：“不……不要……”现在想来，其实他是吓得快要哭了吧？

朝堂上的叔叔伯伯们都是上过战场的，嗓门尤其洪亮，当场哄堂大笑：“晏大哥，你家这小子养得跟个闺女似的，要真是个闺女，倒可以给安逸做个小媳妇儿，瞧瞧他那欢喜的样儿……”

我听到这话，更是得意扬扬，上前去吧唧吧唧两口，在他两边脸颊各盖了两个章，理直气壮地哄道：“媳妇儿，跟我去玩……”

晏平哭着被我拉跑了……

其实我的小媳妇儿，哭起来大颗大颗的眼泪像玉珠一样滚下来，半点鼻涕都不流，十分好看。

不像我，爹爹要是不肯满足我的要求，我会躺倒在地，撒泼打滚无所不用其极……那个样子，根本好看不到哪里去吧？

后来一年又一年，每年皇宫宴会，我认识的叔叔伯伯前来赴宴的越来越少了，爹爹说他们都马革裹尸了……我的小媳妇儿也越来越不肯哭了……每次只会使出全力与我挣扎，到他九岁的时候，终于有一天，他涨红了脸，怒道：“安逸，我不是断袖！”

那一年，我们都被选作太子的伴读，开始进宫陪着小黄读书，每月有半个月同宿宫中。

另半个月在家的時候，因为宫中功课日渐繁重，爹爹请了很多入见缝插针地来教导我，以免我太过于落后，无论我怎么耍赖都无用。有一次撒泼撒得太厉害了，他狠狠打了我一顿，将我关在黑屋子里，隔着门威胁道：“丫头，你要是再不肯好好练功习武，再这么一无是处，赶明日爹爹上朝，亲自去向陛下求旨，将你送进宫去做太子妃。谁让你文不成武不就，不能立于这乱世呢？”

我想起五岁的小黄一脸傻样欢天喜地地瞧着我，忍不住打了个哆嗦。

爹爹，您好狠的心哪！

更何况，我怎么能扔下我如花似玉的小媳妇儿一个人在宫中？

他虽然说我足断袖，但我一点也不恼。

因为我心怀梦想，总有一天，我会穿着女装站在他面前，笑靥如花待他的温柔眸光。而不是眼下两人同宿东宫偏殿，他板着一张脸，恨不得将脸板成冰块，好冻结我的笑容。

不过爹爹说，做人就要皮厚，耐得住打击抗得住冷眼，才能有功成名就的一天。我虽然从不曾有过光宗耀祖的想法，但肖想跟晏平开花结果的心愿却是无比真诚、无比迫切。

只是当时年纪小，不懂世事变化。在他的冷脸之下，我依旧每日不辍地讨好他，早晨替他端洗脸水，晚上恨不得替他端洗脚水——这个被宫婢强行阻止了。

主要是第一次早晨替他端洗脸水的时候，将半盆洗脸水都泼在了他身上，恰是深冬……于是不到晚上他便打起了喷嚏，东宫侍人吓得魂飞魄散，生怕将小疾传染给了太子殿下，便火速将晏平送出宫去。

我很是失落。





更为失落的是，随后的半年里，晏平在我无时无刻的贴身关怀之下，三灾九难，小病不断，最后皇后娘娘与晏毓伯伯得出了个共同的结论：晏平与皇宫八字不合。

自此，他的伴读生涯结束。苦海无边，他率先回头到岸，只余我陪伴小黄，挣扎沉浮。

小黄因此傻乐了好几天，天天揪着我的衣角，拖我去东宫正殿居住。我挣扎了半晌，抵不过“恶势力”满脸粲然的傻笑，终于缴械投降，陪着他住进了东宫正殿。

回忆到此戛然而止，那些属于大陈皇宫的岁月总是带着纸醉金迷的气息，与眼前牢房里昏暗的灯光、污浊的空气截然不同。外面的男子曾经的如画眉目而今添了许多英武，而岁月翻覆，我早已皮厚如城墙，心黑如墨石，先前他那些微带讥讽的言语丝毫不能令我色变心郁。

我展颜微笑：“晏将军此言差矣。就算安某沦为阶下囚，判了诛斩，也得有一顿断头饭，总不好在诛斩之前便饿死吧？”

他温润的眸子里黑云沉沉，我早就习惯他的冷脸，笑嘻嘻地露出一口白牙：“况且，安逸虽无七分颜色，但三分总还是有的。若是再饿得狠了，连这三分颜色也无，又哪里能指望博得大齐皇帝陛下怜惜，留得一命呢？”

他勃然大怒，狠狠一掌拍在了狱墙之上，一时激得尘土飞溅：“安逸，你是老毛病又犯了！你若不想要命，大可再信口胡说几句。再者，据我所知，大齐皇帝陛下并非断袖！”

我连连摇头叹息：“啧啧，晏大将军常年带兵，连脾气也养得越来越躁了。只是有件事，晏大将军恐怕不知……安逸并非断袖！”

他目中的怒色并不曾稍减，冷冷哼了一声：“我倒从不知，安小将军喜欢的是女子。”

这句倒是实话——他从来就知道我自小中意的除了他再无旁人！

可惜，那只是从前。

我笑逐颜开：“安逸本来便是女子，又岂会喜欢女子？”隔了这么久的岁月，我终于将这句话亲口告诉了他，心中顿时如释重负，整个人舒畅极了。

“你……”

他极为愕然，瞧着我的目光更是前所未有的怪异，仿佛面上神经有了自主能力，颊边肌肉剧烈地跳动了几下，终于镇定下来：“你……你是女子？”竟然连语声也带了些颤抖，先前的怒意几无踪影。

我瞧着他这模样很是有趣，不由得哈哈大笑，再无顾忌：“要不要我解衣给你验看？”说着我直起身来一把便抽开了腰带，又扯开了外裳，内心感慨：为了一口吃的，不仅做小伏低，还要牺牲色相，我容易吗我？

他呆呆地瞧着我，倒似失了魂魄，伸出手来似乎要阻拦我解衣，又因隔着栅栏未成：“你……别再解衣了，我……我这就去寻些吃的过来。”瞧着竟然是投降的架势。

可惜我向来行事利落，不等他说完话，亵衣也已经大敞，露出里面裹着胸的白布，闻言又赶忙束了起来，嬉笑道：“你信了最好。饿死了我这犯人你恐怕也没好果子吃。大齐皇帝陛下可不比我们那一位糊涂的……”说着我以下巴示意对面牢房里睡得酣香的家伙。

想当年我与他同朝为官，小黄对他也极亲热，从不曾以君臣之礼拘束，总是喜滋滋地叫他“晏平哥哥”，如今的大齐皇帝陛下凤朝闻，是个面黑心辣的主儿，约束臣下极严，想来他再无这份殊荣被皇帝陛下以兄呼之。

他的脸色很是难看，好像被谁抢了心爱的东西一般：“安逸……你就这么迫不及待地想色诱大齐皇帝陛下？”

我指着他的脸大奇：“晏将军这话说得奇怪。如今我沦为阶下囚，当然得想法子保命，难道坐以待毙不成？将军的神色这般难看，倒好似有人要逼着你去色诱齐帝。”

此言一出，我立时大悔，肚子还饿着，按他以往的脾气，听到这话肯定怒了，哪里肯替我弄吃的来？我摸摸自己饿得扁扁的肚子，连忙补救，在自己脸上轻掐了两下，谄媚道：“瞧我这张嘴，怎么净瞎说。晏将军息怒，息怒！小人就一介草民，肚子一饿头就晕了，头一晕说话就不着调……”

他虽然脸色更为难看了，但并不曾大怒，连声音也难得温柔起来：“你……你不必如此，我这就去寻些吃食来。”

我点头如捣蒜，一脸恭敬地目送他离去，跌落回草铺上之时，禁不住沾沾自喜。难道说经过这三年命运的锤炼，我这拍马逢迎的手段更上一层楼了？

平日倒是没见小黄有多受用啊？

3

第二日我吃饱喝足，与小黄心满意足地坐在前往京城的囚车里。小黄摸摸我头顶包着的细白棉布，眨巴着他水汪汪的大眼睛，很是奇怪：“小逸，昨天我还看见你头上包着的白布脏脏旧旧的，一夜之间怎么变新了？”

我能说这细白棉布是从晏平的里衣上撕下来的吗？





小黄听了大概会惊得眼珠子也掉下来吧？

晏平从前恨我入骨，如今不过只是告诉了他自己是女子，竟然招惹来他怜香惜玉的心肠，撕了自己的里衣为我包扎伤口，我百思不得其解。

我摸摸自己的脸，皮糙肉厚，肯定算不得美色。他当年对我使美男计的时候我色授魂与，如果是当年……如果是当年多好啊。

当年我恨不得为他肝脑涂地……

可惜了。

昨夜他为我包扎头上的伤口的时候，冒出一句话：“以你的身手，这一箭应该能避得开，为何不避？”

那温润的双目直直盯着我，这么多年我始终摸不清他的心思，如今也懒得再费神思量，当即嬉皮笑脸地道：“男色诱人哪！”

他在我头上敲了一记，一股血立时流了出来，我倒并无知觉，还笑得灿烂。他已色变，着急慌忙地从怀里又掏出止血药，使劲往我头上倒，一边埋怨道：“你难道不疼吗？也不知道避一避……”

我如今身无分文，孑然一身，既无爱亦无恨，连牵挂也无，再不怕他谋算什么。笑着啃了一口他拿来的肉饼子，满不在乎地道：“不痛，早就不知道痛了。”

他大怒，狠狠地道：“安逸，别在我这里装疯卖傻！你是什么性子，当我不知道吗？”

我继续啃我的肉饼，茫然地想，我是什么性子？

从前的安逸对晏平势在必得……那也不过是从前罢了。

从前早已化作了飞灰！

晏平大概闲极无聊，在我身上扎了一下，其实不痛，所以我照旧吃着肉饼，想先填饱肚子，却被他一把抢了我的肉饼扔到地上，怒道：“吃吃吃！你就知道吃！这是人身上最痛的穴道，你居然能忍得下来？”

我惋惜地捡起那半个肉饼子，吹了吹上面的灰，继续往口里塞。我实在不明白从前温润的一个人，如今为何暴躁到了这种地步？又不忍见他怒，终究忍不住说了实话：“三年前我就已经没有痛觉了……我试过的，无论是拿针扎还是拿小刀戳，就是感觉不到痛意。”

他目中惊诧之色甚浓，似乎还有伤痛之意，好似自己失去了痛觉一般，如果不是知道他素来极为讨厌我，对我并无一丝男女之情，我怕是会以为他这是心疼我。

我拿油手拍拍他的肩，得意一笑：“其实这也没什么，没有痛感，上了战场也敢往前冲，还白得一个英勇的名。”

他的脸色一下变得惨白，良久无语，不知道是想起了那场战争还是想起了国破城陷之事。

我兀自吃肉饼子吃得欢乐，又感叹道：“要是明天坐囚车的时候沿途还能有肉饼吃，不让我饿肚子，这日子可就堪比神仙了吧？”

他眼中顿时涌起一片水泽，瞧着竟然有掉眼泪的趋势。

我禁不住哈哈大笑，指着他奇道：“晏将军，你该不会是为我前往京城被斩首的命运而掉同情之泪吧？”

他难堪地转过头去。

“哎哎，我说错了还不行吗？正所谓倒下我一个，还有千千万万个。帝京少女的眼神都特别雪亮，晏将军这般年轻英武，倾慕者定然是前赴后继。将军不必多愁善感，千万不必。”

他在我的大笑声中，落荒而逃。

所以往后一路，除了士卒按时递上来的肉饼子，再不见晏平靠近囚车。

小黄坐在我对面眼巴巴地瞧着我：“小逸，晏平哥哥为什么不来看我们？”

这个我哪里知道？

但忽悠小黄我还是很拿手，便假作黯然之色：“你也知道，他向来讨厌我……”

这事从前大陈宫中无人不知。

小黄将身上的镣铐在囚车上叮叮哐哐砸了几下，见得押送的兵卒在几步外，并不曾注意这边的动静，便小心地凑过来：“小逸，你不是最有法子吗？不如想个法子我们逃走吧？听说大齐皇帝凤朝闻下令砍头眼睛都不带眨的……”

我朝后靠过去，可惜脖子上戴着木枷，靠得颇不舒服，只好长叹了一口气，嫌弃地瞧了他一眼：“带着你，我逃得出去吗？”

小黄一张脸顿时皱成了包子，半晌无语，他低着头想了想，终于又凑了过来，对我小声耳语道：“摄政王不是还给你留了一块兵符吗？保命要紧，难道还留着给凤朝闻不成？”

我诧异地将他打量一番，这还是那个傻子小黄吗？

他目光微闪，又勇敢地转头与我对视：“小逸，我跟你三年，都不曾见过那块兵符。无论如何，你我总是拴在一条绳上的，不如将那块兵符拿出来，

